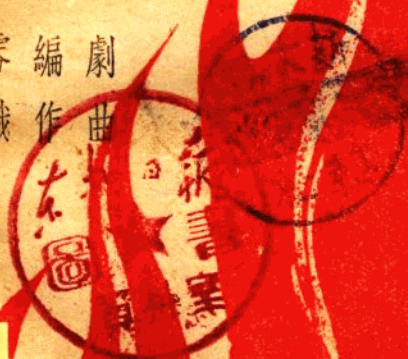


歌劇



劇曲
編作
零熾
胡劉



6114

火

東北書店印行

CAD03/06

松江省文工團演出
『火』之舞台照



主任： 你拿 過來吧，別他媽的裝蒜啦！



劉表： 扁聲范四 瞎了眼！爲啥給俺兩萬元？



兒童：劉大爺，給我一德苞米！



大成：你爲啥給俺來放火？爲啥給俺燒麥垛？



羣衆： 你的心比薑還辣，你的胆子這麼大！
兩天沒有留神你，轉過頭來要翻把！



羣衆： 有仇報仇，有冤申冤！打倒范四地主，
槍斃惡霸壞蛋！

時間 一九四七年夏天。

地點 東北解放區經過初步土地改革的一個農村裏。

人物 關德海——農會主任。

關二嫂——關 妻。

小 寶——關 子。

劉大成——農 民。

劉 妻——婦女主任。

李義山——屯 長。

王金祥——農 民。

李 全——民 兵。

范 匹——地 主。

那 氏——范 妻。

金 環——范 女。

于老疙疸——狗腿子。

二 丫——兒童團員。

農民羣衆甲 '乙 '丙……

婦女羣衆甲 '乙 '丙……

第 一 場

景：村外麥田裏。

〔屯長 '金祥 '李全……正把他們換工小組
收割下來的麥捆，七手八腳地搬到地邊上來。〕

屯長 （向遠處）喂！老疙疸！把大車快趕過來呀！

疙疸 （在幕後吆喝着牲口）咿咿——喔喔——駕駕……（
斷續地抽着響鞭）

全體 （唱第一曲）

一聲霹靂天下響，
窮人有了共產黨，
劈了地來分了房，
受苦孩兒找到了娘，
千年的穀子萬年糠，
早頭的苦處就不敢想，
地主的糧食堆滿了倉，
窮人的眼淚流滿了缸，
如今晚兒翻身變了樣，
己個種地己個吃糧，
生產小組整的好，
麥子割的正趕趟，
天道已經正當晌，
咱們快往車上裝，
搬的搬來裝的裝，
大夥下手一齊忙，
土幫土米垛成牆，
窮幫窮來能成王，
裝上大車拉回去，
咱們明兒個好打場。

屯長 （向內）快着點兒啊，老疙疸！給己個兒幹活還這麼磨洋工。

金祥 （對大夥）咱們小組的麥子都割完了，咱大夥合計一下，明兒個先給誰家打。

屯長 回去再合計吧，等謝德海打區上回來，聽他個信兒再

說，要是准許咱們挖財寶，那還有工夫打場？

李全
金祥
農甲

只要准許咱們挖財寶，把麥子垛在場上，停幾天再打也願意。

李全

（望望大道上）關德海怎還不回來？

金祥

我看咱們這回挖財寶的事兒，不保準興許要黃。

屯長

怎麼見得？

李全

關德海到那工作隊一說，要是許可咱們闖的話，這嚮倆來回也都回來了。

屯長

不一定。我看準是他和工作隊往細裏下琢磨着這財寶怎個挖法。

金祥

還琢磨呢，夜長了夢多。等咱琢磨好了，人家地主的財寶，早不定鴛騰到那兒去了，讓你挖財寶？怕連破銅爛鐵臭包脚布也不一定摸的着。

李全

這話不假，媽的地主們的心眼兒比鬼的都機靈，耳朵比鬼子的還長，咱這嚮要不給來個措手不及，嚮咕丁一下挖出來，等走了風兒，露了像兒，人家把財寶都掖股嚴實了，咱可淨贖了賣後悔藥啦！

屯長

那咋整呢？

李全
金祥

叫我看：（唱第二曲）

咱們先去刨地窖，
趕緊動手挖財寶。

屯長

（唱）

不跟工作隊先講好，
尾後咱們怕沾包！

金祥

沾啥包？人家別的电子還不是都挖起來了？

李全

是啊。（唱第二曲）

照着葫蘆來畫瓢，
咱們跟着別人學。

金祥 前有車來後有轍，
人家咋着咱咋着。

屯長 就怕鬧個犯政策，
打不了黃鵝落骰子騾！

李全 咱又不侵犯中農，怕犯的啥政策？這麼又要吃又怕燙的
啥事也整不好。

金祥 動不動就怕犯政策！我看咱們露着脊仰，餓着肚子，
在己個炕頭蹲着去，啥事兒也別幹，準犯不了政策。

屯長 小心沒不是，免得歸齊末了咱再受批評，多窩火！還
是等關德海回來再說吧！

李全 哼！等吧，着我看這個事兒八成兒非踢躐了不制。

〔于老疙疸手拿趕大車的鞭子嘴裏嚼着甜棒槌（
苞米莖）上〕

屯長 你咋整的？連那幾個牲口都要巴不了啦！

疙疸 他媽的那個禿尾巴騾子淨鑽套兒。

李全 算了，就說己個『力巴』得了，別拉不出屎來怨茅樓
啦。

疙疸 嘿！看你說的。給老范家當老板子不是一年兩年
了，『力巴頭』能端的起他家的飯碗來？

金祥 還不是沾着范四是你姨夫的光。

屯長 別閒磕達牙了，都晌午頭了，來，咱們大夥忙活着裝
車吧！

李全 屯長！提起范四來我有件事忘了告訴你。

屯長 啥事兒？

李全 咱們小組裏劉大成今兒個可是又沒來。

屯長 不來怕啥？反正誰幹了多少活，誰短了多少工，都在

賊篇兒上爬着呢，完事兒讓他短咱一工還咱一工。

李全 還工不還工倒是小事兒，他可是偷着走『地主路綫』哩。

屯長 你聽誰說的？

李全 聽誰說，我屋裏的夜兒裏個上地裏薅苞米去，親眼看見他給范四家在割麥子呢。

屯長 真的？

李全 看，我給他造這個謠有啥用？

金祥 （生氣）像這樣我看咱換工小組就拉雞巴倒散了班兒算啦！

屯長 用不着，咱們回去好好調查調查，真有這麼回事兒，咱們農會可得開會給他上意見，批他的謬。

李全 調查吧，要假了大夥隨爭我。

疙疸 何必呢，咱們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管那閒事兒幹啥？

李全 閒事兒？他這是給咱窮人路綫『珂塵』！

金祥 好，回去再說吧！

〔農會主任——關德海戴着大草帽，滿頭大汗走上〕

主任 麥子都割完了啊！（大夥一擁圍上來）

屯長 老關回來啦！

金祥 噢，你回來啦！

李全 哈，你可回來啦！大夥正念叨你呢。

疙疸 農會主任回來啦！

主任 厄，厄，回來啦。（揩揩頭上的汗）

李全 事兒辦的怎樣？工作隊許可咱們挖財寶不？

金祥 （唱第三曲）

我把這事一彙報，
 工作隊長和我嘮，
 問咱爲啥要刨地窖？
 問咱爲啥要挖財寶？

李全
 屯長
 金祥

(同時) 爲啥？

李全

(唱)

一天到晚吃不飽，

李全
 金祥

少了褲子沒有襖，

屯長
 金祥

禿着腦袋光着腳，

金祥
 屯長
 李全

窮日子眼看過不了！

主任

我也是這麼說的呀！(唱)

窮還是窮來富還是富，

咱屯的大樹沒砍倒。

屯長

那工作隊怎說？

主任

工作隊問咱們想咋整？

李全
 金祥

(唱第三曲)

刨地窖來挖財寶，

非翻透身不拉倒！

疙疸

(湊過來潑冷水) 哎，(唱第四曲)

鬪爭會鬧了不老少，

再鬧還不是老一套？

李全
 金祥

先前鬧了沒鬧倒，

咱們翻身沒翻好。

疙疸 地土房子都分到手，
咋還說翻身沒翻好？

屯長 雖然分了房子地，
不抵老牛身上拔根毛！

疙疸 怎麼鬧了沒鬧倒？
地主並不比咱們好。

屯長 誰說？

金祥 （唱）人家吃的比咱強！

李全 （唱）人家穿的比咱好！

屯長 這話不假。

疙疸 那裏？！ （唱）
這幾天拉棍端着瓢，
挨家挨門兒把飯要。

李全
屯長
金祥 （唱）

不要聽他這一套，

這是跟咱耍花招！

疙疸 不，真個的，我眼見來着。

李全 （一把推開）去！去！去！針格的是個頂針兒。

金祥 老疙疸你怎回事兒，你怎淨替地主說話呀？你怕鬧爭
他們怎的？

疙疸 （一時窘住）哎，那裏？我是說這……這……

主任 哈！哈！大夥的腦筋真是都開了！這回這側身非翻澈
底不制。（走近于老疙疸跟前）老疸疙！你還矇在鼓
裏呢！別看地主大財閥們拉棍兒端着瓢，他這是端着金
碗要飯吃，要的是這個樣兒。

屯長 一點兒不差，你算把這步棋看透了！

李全 喂，說了半天，工作隊倒是讓咱整不讓咱整啊？

主任 （故意繞灣子）嗨！工作隊說：先前領導咱們鬧鬧爭清算，煮夾生飯，他們沒敢把大權交給咱們貧僱農自個兒幹，白走了好些冤枉路，繞了遠兒啦！翻身沒翻好，大樹沒砍倒，是因為他們工作上犯了點毛病。

李全、金祥、疙疸 啥毛病？

主任 四個大字：包辦代替唄。

金祥 咳，你看，早他們就說別包辦代替，別包辦代替，倒了還是犯了。

屯長 我早就有這個意見，一直憋在肚裏，就是沒敢說出來。

李全 那這一回咋整？

主任 這回呀……（笑起來）哈！哈！

李全、金祥 （耐不住）看你！快說呀！這回……

主任 這回是：『大——胆——放——手』工作隊放開手讓咱們自個幹，啥事兒咱們貧僱農說了算。

屯長 （高興地跳起來）好！好！好！擁護！擁護！走！

李全、金祥 走！走！咱們快回去就動手整去。

疙疸 哎呀！不妥當，前會兒有工作團給咱們畫好道道讓咱走還出毛病呢，這回咱們自個幹，一不懂國策，二不懂律條，別再弄出岔子來！

李全 出啥岔子呀？咱們窮人的意見就是國策，窮人說的話就是律條，認準了大樹下鎬頭，你說出啥岔子？

金祥 你要胆小就向後『稍』，檢個沒人地方『密』着去！

疙疸 （假裝積極）我咋那胆小？我是說小心沒不是，（向關德海）主任！你說咱們先闖誰家？

主任 （向衆）大夥說呢？

李全 先闖范四家。

疙疸 （一驚）我看還是先闖老那家吧！

屯長 爲啥？

金祥 范四是你姨夫是不是？

李全 你也想走『地主路綫』咋的？

疙疸 哎，你看，這是幹啥？我是說老那家的財寶多。

屯長 李全 范四家的財寶更不少。

疙疸 （隨風轉舵）對，咱們先闖范四家，別看他是我姨夫，親是親，財是財，我給他趕大車這些年，還不是也受他剝削來着，這回再闖他，我一定『打頭』。

李全 兩頭白面嘴誰要你『打頭』？

金祥 有咱們關德海呢，你算幹啥吃的呀？

屯長 只要你不裏勾外聯的跑到范四那去走風放水就行了。

疙疸 （尷尬地）那哪能呢，你看我像那號人嗎？

主任 別淨端下巴壳啦。老疙疸！你去把套兒整一下，咱們齊幫動手把麥子快裝車拉回去，好趕緊把大夥招集到一塊堆兒，合計挖財寶的事兒！

〔于老疙疸拾起鞭子趁機溜下〕

李全 （望着老疙疸背影）我一聽他說話就有氣！

主任 （低聲）咳，他還是一腦袋瓜槓子，沒轉過磨來呢，咱們大夥要好好開導他。我約摸着范四的財寶藏在那兒，于老疙疸一定知底，咱們想法勸他坦白出來。

屯長 老關！劉大成可是背着咱們農會去給范四家偷着賣工夫啦。

主任 真的！

屯長 那能假了，李全他屋裏的硯眼兒來着。

主任 （生氣地）好，回去我找他，讓他坦白坦白，真給咱

「窮人路綫」珂塵！

屯長 來，咱裝車吧！

主任、屯長
李全、金祥 （唱第五曲）

大樹底下長不好苗，
砍倒大樹才有柴燒，
窮人要想翻透身，
地主家裏去挖財寶。

〔大夥搬麥網裝大車下——幕後傳來吆喝牲口的伊伊——喔喔——駕駕伴着清脆的鞭聲漸去漸遠。〕

第二場

景：范四家裏

〔農民劉大成給地主范四剛割完麥子，拿着把鐮刀上〕

大成 （唱第六曲）

敵船單打獨根草，
破船偏碰頂頭風，
只說翻身不受窮，
不承想落了一場空，
蟲吃雹打下潦雨，
莊稼只看四五成，
萬般出在無濟奈，
偷給范四賣短工。

（嘆口氣）唉！真是長蟲鑽竹筒硬逼着你走這條道。
只說把分下的這兩垧多地兒侍弄好了，收成下來，對

對付付把窮日子就過起來了，偏赶上今年蟲吃雹打雨潦，連對半兒年成都看不到，俺那換工小組的地還沒都割完，俺的麥子扔在場上也不能打，家裏早就揭不開鍋了，整天餓的直不起腰來，實在贍不住，俺背着農會偷着給范四家賣了兩天工夫，明知范四是個鬪爭了兩樣的大地主，本不應該再給他幹活啦，可是在這眼時下要不緊抓撓點，等冬天一到，咱子風一響，淨賸了叫皇天吧！唉！年頭擠的有啥辦法？我去找范四把工錢算回來，把眼面前先糊弄住再說。（走了幾步停下來）不行！（唱第六曲）

人有耳朵聽有縫，
籬笆沒個不透風，
要讓農會知道了，
大夥一定要批評。

（後悔地）不許給地主幹活兒，這本是大夥訂的章程，我咋的頭一個就犯了這規矩？大夥要是批評起來，教我拿屁股去見人呀！媽的都怨于老疙疸這王八造的三竄啜兩竄啜就把我給架弄上了，這可咋整？（想了一下）媽的我工錢也不要了，活也再不幹了，回去誰也不告訴，已個認個肚子疼算了吧。（轉身走了幾步，想了想又停下來）不行！

（唱第六曲）

白白做了兩天工，
誰來知你這份情，
左思右想心不定，
這可難壞我劉大成！

〔驟在范四家門外發起愁來。大地主——范四上。〕

范四 (唱) 第七曲

整天好比下象棋，
 偏着心眼出絕招，
 你拱卒來我跳馬，
 你要出車我走炮，
 別看現在我不還招，
 因為時機還沒到，
 那天讓我翻了把，
 車坐中心馬臥槽，
 回手再來個當頭炮，
 窮棒子一個也不饒！

(惡毒地) 哼！翻身，翻身！你們美吧！美的都不知道東西南北啦，不用你們棋勝不顧家，匹爺我那一天得了手，把你窮棒子們的腦袋劈八瓣，讓你們給我往灶坑兒裏翻！翻——身！（跨到門口一眼望見劉大成急改口）翻身真是個好事兒！（換上一付笑臉）噢！劉大兄弟！你多會兒來的呀？咋弄這兒蹲着？來，來，來，快請進家來！

大成 (進退兩難) 行啦，行啦，我就……

范四 (一把拉住) 嘿！在門外蹲着幹啥？快進來，進來！（劉大成不自主地被范四拉進門裏）劉大兄弟！莊稼割的咋樣啦？

大成 (用衣袖抹了下頭上的汗) 割完了。

范四 (假裝吃驚) 完啦！割的這快！這下真把你累壞了！（向內）金環他媽！把掃炕笤帚快拿出來！（摸摸衣袋回身向屋裏奔去，迎頭正碰上他老婆，使了個眼色）你給劉大兄弟把身上的土掃一掃！

(匆匆下)

大成 行啦，給我吧！我已個掃吧。

范妻 來吧，我給你掃吧！

大成 （退後一步）不，不！我已個掃。

范妻 （佯嘖）看！你這個大兄弟。四嫂又不是外人，掃不的呀？俺地裏的莊稼你都幫着給割了，我給你掃掃土怕啥？（不由分說把鐮刀奪過來丟在地上拉着大成給掃起來）

〔范四手拿兩疊紙幣從屋裏走出來〕

范四 走，到屋裏燒口水喝去！

大成 不，我要回去。

范四
范妻 再呆會兒吧！

大成 不，我……我還有事兒。

范四 （把手裏的錢送過去）
那你把這工錢帶回去吧！

大成 （接過錢來看看驚詫地）這是多少？！

范四 兩萬。

大成 （摸不着頭腦）咋算的？

范四 別問了，你就拿去化吧！

大成 （不安）那……那咋……

范四 （狡猾地）這算不了啥？我知道，今年年成不好，別看你分了那兩垧爛地，家裏一定很遭難，這是我把這裏裏外外破破爛爛地賣巴了賣巴，拾掇的幾個錢兒，你拿去化得了。

大成 （把錢塞回給范妻手裏）不，還是該着怎麼算怎麼算。

范四 （從老婆手裏劈把手把錢拿過來仍塞給大成）咳！咱哥兒們在一塊兒何必分的這麼清？什麼那吃虧佔相應的，誰化誰的都過的着。